

A MAIDEN'S GRAVE

少女的坟墓

(美)杰夫里·迪弗 著 王凤霞 译

Jeffery Deaver

让你读到视力模糊都不愿意放下的书

——《纽约时报读书评论》

作品销量超过《达·芬奇密码》的惊悚小说作家
他的书被翻译成35种语言,全球销售过亿册
爱伦·坡奖、安东尼奖、埃勒里·奎因奖、
W.H.史密斯好书奖等多项大奖实至名归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少女的坟墓

A Maiden's Grave

(美) 杰夫里·迪弗 著

王凤霞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少女的坟墓 / (美) 迪弗著; 王凤霞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09.4

ISBN 978-7-80225-640-8

I. 少… II. ①迪…②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23899号

A MAIDEN'S GRAVE

By JEFFERY DEAVER

© 1996 BY JEFFERY DEAVER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- U.K.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9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1-2005-2473



谢刚 主持

少女的坟墓

(美) 杰夫里·迪弗 著 王凤霞 译

责任编辑: 施 铮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封面设计:  赫迪设计
HEDEI DESIGN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65270477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652674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印 刷: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×1230 1/32

印 张: 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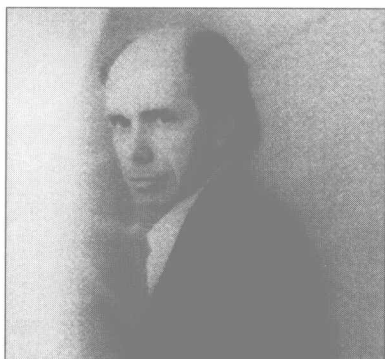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: 246千字

版 次: 2009年4月第一版 2009年4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5-640-8

定 价: 38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

杰夫里·迪弗 Jeffrey Deaver (1950-)

杰夫里·迪弗 1950 年出生于芝加哥，11 岁时写出了他的第一本小说，从此再也没有搁下笔。作为一名诗人、记者，他不光自己写歌唱歌，还进行巡演。迪弗当过杂志社记者。为了成为《纽约时报》或者《华尔街日报》的法律记者，他去福德汉姆法学院学习，毕业后在法律界实践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在华尔街一家大律师事务所开始了律师生涯。在这几年间，他开始写那种自己最喜欢读的悬疑小说。1990 年起，迪弗成为一名全职作家。

迄今为止，迪弗共创作了 22 部小说，获得六次 MWA（美国推理小说作家协会）的爱伦·坡奖提名，一次安东尼奖、三次埃勒里·奎因最佳短篇小说读者奖。2001 年，《空椅子》一书获 W.H. 史密斯好书奖。2004 年，因为《野兽花园》，迪弗被 CWA（英国犯罪小说家协会）授予钢匕首奖。

迪弗的小说被翻译成 35 种语言，多次登上世界各地的畅销书排行榜，包括《纽约时报》、《泰晤士报》以及《洛杉矶时报》这样的大媒体。他的名作《人骨拼图》被环球电影制片公司拍摄成同名电影，由奥斯卡奖得主丹泽尔·华盛顿与安吉丽娜·朱莉联袂主演；《少女的坟墓》被 HBO 改编为电影《死寂》，由詹姆斯·加纳主演。另一部小说《蓝色骇客》的改编权亦已售出。

杰夫里·迪弗兴趣广泛。除了犯罪侦探小说，作为美食家的他还有意大利美食方面的书行世。

杰夫里·迪弗 作品年表

- 2008 The Broken Window
The Bodies Left Behind
- 2007 The Sleeping Doll
- 2006 The Cold Moon (a Lincoln Rhyme novel)
- 2005 The Twelfth Card (a Lincoln Rhyme novel)
- 2004 Garden of Beasts
- 2003 The Vanished Man (a Lincoln Rhyme novel)
- 2002 The Stone Monkey (a Lincoln Rhyme novel)
- 2001 The Blue Nowhere
Hell's Kitchen
- 2000 Speaking in Tongues
The Empty Chair (a Lincoln Rhyme novel)
- 1999 The Devil's Teardrop
- 1998 The Coffin Dancer (a Lincoln Rhyme novel)
- 1997 The Bone Collector (a Lincoln Rhyme novel)
- 1995 A Maiden's Grave
- 1994 Praying for Sleep
- 1993 The Lesson of Her Death
Bloody River Blues
- 1992 Mistress of Justice
Shallow Graves
- 1991 Hard News
- 1990 Death of a Blue Movie Star
- 1988 Manhattan Is My Beat

目 录

1	第一部 致命空间
27	第二部 交战规则
323	第三部 可接受的伤亡
447	第四部 少女的坟墓

第一部
致命空间

上午八点三十分

“八只灰色的鸟儿，停留在黯淡的黄昏。

冷风阵阵袭来，让人心情忧伤。”

一辆黄色的小型面包校车在公路上突然爬上了高坡，此刻，她放眼望去，麦田泛着白光，仿佛一床巨大的棉被覆盖着原野。绵延数千里的麦浪，在灰蒙蒙的天空下翻滚着，翻滚着。突然，麦浪向下一斜，地平线随即消失了。

“鸟儿在电线上，张开了翅膀，

在波浪般的云海里，它们展翅翱翔。”

停顿的时候，她看了看那些女孩儿，她们正赞许地点着头。她意识到自己刚才一直全神贯注于窗外翻滚的麦浪，忽略了她的听众。

“你紧张吗？”香农问道。

“不要问她这个问题，”贝弗莉警告说，“该死。”

不，梅勒妮解释道，她不紧张。她又把目光投向无尽的麦田。

三个女孩儿打起了瞌睡，另外五个女孩儿依旧睁大眼睛等待她继

续朗诵。梅勒妮又开始朗诵诗歌了，可是，她刚朗诵第一行时就被打断了。

“等一下——它们是什么鸟啊？”凯莉皱着眉头问道。

“别打岔。”十七岁的苏珊说，“谁打岔谁就是腓力斯人^①。”

“才不是呢！”凯莉顶嘴道，“腓力斯人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就是草包。”苏珊解释道。

“什么是‘草’啊？”凯莉问道。

“让梅勒妮把诗念完！”

梅勒妮继续诵读诗歌：

“八只鸟儿在天空翱翔，
飞过漫漫长夜，直到发现曙光。”

“停一下，”苏珊笑着说，“昨天可是五只小鸟啊！”

“这回是你打岔了。”瘦而顽皮的假小子香农说，“你是腓力德菲人了。”

“腓力斯人。”苏珊纠正道。

乔斯琳使劲地点着头，好像她也发现了香农说错了，只是因为自己胆怯，才没指出来。乔斯琳是个非常胆怯的女孩儿，几乎什么都不敢做。

“但你们正好八个人，所以我就把数字变了。”

“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”贝弗莉困惑地问。她十四岁，是这群女孩儿中年龄第二大的。

“这是我的诗，”梅勒妮回答，“我想要有几只鸟，就让它有几只鸟。”

^①指文化修养低的人。

“有多少人参加诵诗会？”

“十万人。”梅勒妮看上去非常真诚。

“不可能！真有那么多人吗？”八岁的香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，八岁多的凯莉眼睛也滴溜溜地转着。

梅勒妮再次凝视着堪萨斯中南部萧瑟的景物。唯一的色彩是偶尔掠过的蓝色，那是丰储农场贮藏青饲料的活动地窖。虽然是七月，天气却很冷，而且阴云密布，大雨就要来了。校车超过了一辆大型收割机和一辆满载农工的汽车。梅勒妮想象这些农工一定正神情紧张地望着天空。这是收获冬麦的季节，即将来临的暴风雨会毁掉八个月辛勤的劳动成果。

梅勒妮将目光从车窗移开，下意识地审视着自己的指甲，她每天晚上都很细心地把指甲修剪整齐，并用锉刀把它们锉得平整光滑，然后涂上淡淡的指甲油，看上去好像无瑕的珍珠薄片。她抬起手，又朗诵了几首诗，用手势优雅地表达着语句。现在所有女孩儿都醒了，四个人望着窗外，三个人看着梅勒妮的手指，胖乎乎的乔斯琳·魏德曼则注视着老师的每一个动作。

这些田野绵延不断，梅勒妮心想。苏珊也随着梅勒妮一同凝视着窗外。“它们是黑色的鸟，”女孩儿用手语示意，“是乌鸦。”

是的，它们是乌鸦。不是五只，也不是八只，而是上千只，一群乌鸦。这些鸟注视着大地，注视着黄色的校车，注视着阴云密布的天空，天灰蒙蒙的，透着紫色。

梅勒妮看了看表。她们还没有驶达公路，距离托皮卡^①还有三个小时的路程。

^①堪萨斯州首府。

校车驶进另一片深谷般的麦田。

一种单纯的直觉使她意识到出麻烦了。事后她会知道，这不是心灵的启示或预感，而是哈斯特朗太太那大而红润的手指焦躁地扶着方向盘。

她的手，在做着手势。

这个年龄稍长的女人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，肩膀动了一下，头倾斜了有一毫米。身体的任何一点儿细微的变化都表明大脑在思考着什么。

“姑娘们睡着了吗？”问题很率直，她的手指立刻回到方向盘上。梅勒妮溜到前面，用手语示意她们没有睡。

这时，安娜和苏茜这对双胞胎像羽毛一样轻盈地坐起来，身子斜靠在前面的椅背上，向前方观望。她们呼出的气息吹到这位年龄稍长的老师的宽肩膀上。哈斯特朗太太挥手示意她们把头缩回去。“别往前看。坐回自己的椅子，看对面的窗户。听话。对！看左边的窗户。”

梅勒妮看到了那辆车，还有血。有很多血。她示意这些女孩儿都坐回自己的座位。

“不要看。”梅勒妮要求道。她的心剧烈地跳动着，她突然觉得胳膊有千斤重。“系好安全带。”她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这句话的意思表达出来。

乔斯琳、贝弗莉和十岁的艾米丽立即按照要求系好了安全带。香农做了个鬼脸，偷偷地看了一眼，凯莉大喊大叫，根本不理睬梅勒妮。苏珊继续往外看，她搞不明白，她为什么不能看。

两个双胞胎中，安娜一直安静不动，她把两手放在大腿之间，脸色比平时苍白许多，与她妹妹栗褐色的肤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梅勒妮抚摸着女孩儿的头发，她指着面包车左侧的窗户，向孩子们建议：

“看那些麦子。”

“这一切太有趣了。”香农嘲笑着回答。

“可怜的人！”十二岁的乔斯琳边说边擦着胖乎乎的脸颊上滚落下来的眼泪。

那辆紫红色的凯迪拉克闯进了灌溉渠的铁门，蒸汽从它的前端飘散出来。司机是位年龄稍长的男子，半个身子躺卧在车外，头挨着柏油路面。梅勒妮这次看到了第二辆车，一辆灰色的雪佛兰。事故发生于十字路口，看起来好像是凯迪拉克在左边行驶，撞上了灰色的雪佛兰，而这辆雪佛兰车一定闯了红灯，被撞离路面，冲进了高高的麦地。车里一个人也没有，它的车篷已经弯曲变形，散热器喷出一缕缕蒸汽。

哈斯特朗太太把车停了下来，伸手摸到车门旧的镀铬把手。

不！梅勒妮心里喊着，继续往前走！去一家杂货店，一家7-11^①，或者一所房子。尽管她们一路驶来也没有遇到一家，但说不定前面就有。不要停下来，一直往前走。她这样想着，但她的手不得不动。因为苏珊说：“我们必须帮助他，他受伤了。”

但是，那么多血，梅勒妮想，她们不能沾上他的血，也许他感染了艾滋病，也许他患有其他传染病。

这些人需要帮助，但是他们需要的是官方的帮助。

八只灰色的鸟儿，停留在黯淡的黄昏……

苏珊，这个比梅勒妮小八岁的女孩儿，第一个下了校车，跑向那个受伤的人，她长长的黑发在强劲的风中飘舞着。

第二个下车的是哈斯特朗太太。

^①一九二七年诞生于美国的全球便利连锁店。

梅勒妮犹豫着没有下车，她瞪大眼睛看着这一切。那个司机像一个木制的玩偶一样躺在地上，一条腿弯曲成可怕形状，头无力地垂着，手肥大而苍白。

她以前从没有见过死尸。

可是，他没有死，当然。不，不，他只是受伤了，没什么，他只是昏过去了。

这些小女孩儿一个接着一个都把目光转向这场车祸：凯莉和香农是最先这样做的，她们很自然地就向外看去。然后是娇弱的艾米丽，她合起双手祈祷——她的父母要求她每天晚上都为能恢复听力而祈祷，她把这种做法告诉给梅勒妮，但从没跟其他任何人说过。贝弗莉本能地将两手抱在胸前，似乎要以此抗拒外来的攻击。

梅勒妮慢慢地爬出校车，走向凯迪拉克，半路上，她又犹豫了。与灰蒙蒙的天空、灰蒙蒙的麦田、苍白的路面相对照，那些血显得格外鲜红，而且淌得到处都是——那个男人光秃秃的额头上，他的胸前，车门上，还有那黄色的皮质座椅上。

恐惧像滚动的滑车，使她的心骤然跌落在地上。

哈斯特朗太太是两个男孩儿的妈妈，她毫无幽默感，精明能干，值得信赖，而且非常稳重。她把手伸到彩色的毛线衫里，将里面的衬衣脱下来，撕成布条，做成临时绷带，用来包扎那个受伤男人头部深深的伤口。她弯下腰，对着他的耳朵轻声呼唤，按压他的胸部，并对着他的嘴进行人工呼吸。

然后，她认真地听。

“我听不见，”梅勒妮想，“所以我什么也做不了。我还是回到车上去吧，照顾好那些女孩儿。”她那像过山车般的恐惧终于平息下来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

苏珊也蹲下身来，为那人脖子上的伤口止血。这个学生皱着眉头看着哈斯特朗太太。她用沾着血的手示意道：“为什么流了这么多血？看看他的脖子。”

哈斯特朗太太检查了他脖子上的伤口，她也皱着眉，摇了摇头。

“他的脖子上有个洞，”老师吃惊地说道，“好像是子弹穿的洞。”

梅勒妮明白这句话，倒吸了一口气。那个过山车又开始下沉，她觉得自己的胃里空荡荡的——远远地，远远地离开了身体。她再也无法往前走了。

这时，她看到了一个女式提包。

就在距离她十英尺远的地方。

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，把目光从那个受伤的男人那里移开，她走向那个小提包，仔细地看它。从布料和链子的式样可以看出是某个设计家的作品。梅勒妮·沙罗尔——一个农场的女孩儿，作为聋哑学校的见习教师，每年挣一万六千五百美元。她在二十五年的生活中从没有接触过名家设计的饰品。这个提包很小，看起来很昂贵，像一颗绚丽的宝石。这是那种出入于堪萨斯、曼哈顿或洛杉矶等城市的高级商业区办公楼的女人挎在肩上的小包。把这种小包放在桌子上，从里面抽出银色的钢笔，写上几个字，就足以使助手和秘书忙得团团转。

但是，当梅勒妮盯着这个小包的时候，一个小小的想法在她的脑海里形成，这个想法像种子一样长啊，长啊，直到开花结果：这个提包的女主人在哪里呢？

正在这时，一个黑影笼罩了她。

他是一个身材不高的男人，不胖，但看上去很结实。他的肌肉是那种骑兵才有的肌肉，紧紧地贴着皮肤，肌肉块儿在皮肤下滚动着，

却又界限分明。梅勒妮深吸了一口气，盯着他那张光滑而年轻的脸。他留着平头，穿着和头顶快速移动的乌云一样的灰色衣服，笑嘻嘻地露出洁白的牙齿。梅勒妮一点儿都不相信这笑容里有什么善意。

梅勒妮的第一印象是他像一只狐狸。不，她断定，他就是一只黄鼠狼或鼯鼠。在他鼓鼓囊囊的裤腰带上有一把手枪，她喘息着，举起了双手，不是放在脸上，而是放在胸前。“求求你，不要伤害我。”她本能地打着手势。他瞥着她打手势的双手，笑了。

从眼角的余光她看到苏珊和哈斯特朗太太不安地站着。另一个男人大步走向他们。这个男人是个大块头，又胖又高，也穿着一件洗得泛白的灰衣服。头发蓬松凌乱，露出狰狞的笑容，可以看得出缺了一颗牙齿。熊，她自然而然地想到这种动物。

“快走，”梅勒妮示意苏珊，“我们走，现在就走。”梅勒妮望着面包车的黄色外壳，开始向那七张在窗口徘徊的愁苦而年轻的面庞走去。

鼯鼠抓住了她的衣领。她拍打着他的手，但是她的动作非常小心谨慎，因为害怕打疼了他，激起他的愤怒。

他用她根本无法理解的话冲她喊着，并摇晃着她。他脸上的笑容变成了真正的狞笑——而且伴随着冷酷的瞪视。他的脸色变得暗淡下来。梅勒妮恐惧得放下了手。

“这是……什么？”熊说，“我看我们……关于那件事。”

梅勒妮是后天耳聋，她八岁时失去了听力，这时她已掌握了语言技能。与大多数女孩儿相比，她拥有更好的唇读能力。可是，唇读是一种很不确定的技能，比单纯观察嘴唇的变化要复杂得多。唇读的过程包括嘴巴、舌头、牙齿、眼神和身体其他部分的运动。你想读懂一个人的语言，就得对他非常了解。熊生活的世界与梅勒妮的不同，梅勒妮的生活属于旧的英语体系，是那种人们品着神圣而时尚的饮料，

地处中西部小城镇的学校。他说的话她一点儿也不懂。

这个大块头男人一边笑，一边吐着白色的唾沫。他的眼睛追逐着她的身体——紫红色高领罩衫下的胸脯，深灰色的裙子，黑色的紧身裤。她笨拙地抱着胳膊。熊又把注意力转回到哈斯特朗太太和苏珊身上。

鼬鼠正前倾着身子说话——可能是在喊话，正像人们经常对聋人做的那样——事实证明这样做是有道理的，因为当人们喊的时候，他们说话的速度往往很慢，他们嘴唇的运动更易被读懂。他在问谁在面包车里，梅勒妮没有动，她动不了，她出汗的手指夹紧了肱二头肌。

熊低头看着那个受伤的男人被打烂了的脸，用穿着靴子的脚冷漠地踢着他的头，看着他的头前后荡悠。梅勒妮喘着粗气，那种踢打死者时的漫不经心和无缘无故，使她毛骨悚然。她开始哭了。熊推着苏珊和哈斯特朗太太走向面包车。

梅勒妮瞥了苏珊一眼，双手用力摆着，意思是：“不，不要那样做！”

但是苏珊已经开始移动脚步。

她完美的体型和运动员的身体。

她一百二十磅的体重。

她有力的双手。

当熊意识到一个女孩儿的巴掌正向他的脸扇去的时候，他吃了一惊，头往后一躲，并在距离他的眼睛一英寸远的地方抓住了她的手。惊讶变成了娱乐，他把她的胳膊向下弯曲着，一直压到膝盖上，然后把她推倒在地，她的裤子和白罩衫上都沾满了泥土。熊转向鼬鼠，对他说了些什么。

“苏珊，不要。”梅勒妮用手示意。

苏珊又站了起来。但是熊这回有所准备，他转身面对着她。当他